## 情缠劫上结第142章

## 第一百四十二章

阮卿言最近的日子过得可谓相当无聊, 姌薰闭关已经有几日了, 商挽臻也忙着纠缠第五初烨, 打着学习的名义靠近, 阮卿言见她每次都弄的满身是伤回来, 脸上却还带着满足的笑, 几乎对商挽臻这几百年的认识差点改观。

易初的灵智还是没什么好转,依旧还是呆呆傻傻的样子,只是最近又多了件玩物,便是之前在妖商街带回来的小雪狮,离卿。阮卿言也知道自己又开始好吃懒做度日,可易初现在的情况不允许她修炼,而她也没什么心思再修炼。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翻着春宫图,阮卿言长叹一口气,有些难受的扭着腰。

易初本来还在一旁兀自逗弄着雪狮,听到阮卿言的叹息转过头来,就见她扭着身子不知在做什么。易初现在的心性完完全全就是个熊孩子,以前的沉稳,优雅,包括谦和有礼全数都被她忘了去,她此刻只是一个遵循欲望行事的小孩子。

易初跳到床上,坐在阮卿言的腰上,轻轻拍着她的后背,她觉得阮卿言定是在床上躺太久才会难受的,自己要她带自己出去玩,她都不去,活该腰疼。

"言儿,你一定是躺太久了才腰疼,我们出去玩吧。"易初笑着说道,阮卿言听后把脸埋在枕头里,她就知道又来了,易初这几天来了乐妖谷之后,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玩。在房间里玩,去别人的房间里玩,到后山玩,到正门玩,总之,现在的易初只会玩。

而且虽然地点不一,可她做的事无非就是跟着雪狮到处跑,一人一兽到处摘果子。想到她们昨天跑到第五初烨和商挽臻那里捣乱,差点被第五初烨一把火烧了,阮卿言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。同时也觉得,在尘缘寺的自己,简直是太乖了。

她那时候就只是去厨房找东西吃而已,哪像易初这么闹腾。 阮卿言不厚道的想,如果她当初再胡作非为一些,弄的易初更加焦头烂额就好了。

"言儿,不许装死,来玩!"易初见阮卿言不理自己,不停的在她身上拍来拍去,刚开始还是很用力的在拍,后来可能觉得力气大了,便换成了摸。蛇的身体本就敏感,尤其摸的人还是易初,就更让阮卿言觉得难耐。

她才刚看完春宫图,脑袋里都是那些不健康的东西,这会又被易初摸来摸去,火苗一股脑的蹿了上来,让她忍不住抖了好几抖。阮卿言忽然转过身,正对着易初,她想了想,忽然冒出一个极其无耻的想法,眼看着易初无辜的眼神,在欲望的驱使下,阮卿言决定把这个想法变作现实。

"悠悠,你既然那么想玩,我们今天来玩个新游戏好不好?我们玩互相除衣,按摩的游戏。如果谁按的好,今天就有果子吃。"阮卿言知道现在的易初虽然傻,但真的无聊的游戏也没办法吸引她。最后还是得拿出吃食诱惑她,说来也奇怪,易初分明已经傻了,可是对于肉这种食物,她竟然还是不碰的。那天阮卿言拿了牛肉干给她,易初只是尝了一小口便不再动,也没吃任何肉,显然是不食荤。

"好,我喜欢和言儿玩新游戏,我一定会赢的。"易初听到新游戏和果子,双眼放光,见她那傻兮兮好骗的样子,阮卿言心下一动,忍不住抬手勾起她的脖子,把她带了下来,轻轻吻住她。这样的吻在曾经她们做过无数次,可如今却少得可怜。

易初忘了该如何亲吻自己,只凭着本能在乱动唇瓣和舌尖,即便如此,阮卿言还是有些沉醉的闭着眼,享受这一刻的亲密。这几天她始终在后怕,怕那日若是第五初烨没有及时赶

到,后果将会如何。她始终没弄清楚藏在易初体内的神识为何要杀自己,还想夺走龙珠,可必定和他自身的复活有关,既然如此,阮卿言就决不能让龙珠从自己体内再次被夺去。

"言儿,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和我吃嘴巴呢?可是你好甜哦,我喜欢吃。"一吻过后,易初傻兮兮的笑着说道,见她还要吻上来,阮卿言急忙推着她的肩膀不让她继续。天知道她下面都什么样子了,要是易初再吻下去,自己准会受不了的。

"悠悠,我们要玩游戏了,这个游戏看上去简单,其实很难呢,你先帮我把衣服脱掉。"阮卿言笑着说道,还不忘朝易初抛去一个极具诱惑的眼神,只不过此刻的易初全然不懂,只以为阮卿言是眼睛不舒服,全然无视了她的勾引。

易初没有忘记脱衣服的步骤,她先是把阮卿言的腰带解开,再把外层的纱裙退去,接下来就是里面的红色长裙。阮卿言一向不喜欢多穿衣服,更没有许多女子套里衣的习惯。裙子褪去,便是里面的肚兜和亵裤。易初想了想,见阮卿言没阻止,便把这两样最后的阻碍也除了去。

"言儿,我脱好了,我是不是赢了?"易初拍着手,看了看阮卿言胸前的饱满,再摸摸自己的,有些疑惑的歪着头。 "悠悠,你的衣服还没脱,我们的游戏还没正式开始呢。" 阮卿言把易初的举动看在眼里,自然明白她刚才做了什么比较。强忍着笑意和躁动,阮卿言三两下就把易初的衣服扒了去,说扯也绝不为过。

到了这个时候,她们终于有了久违的坦诚相对。阮卿言看着易初漂亮的身体,感到她干涩的腿心蹭着自己的腹部,只觉得小腹不停的抽搐,滚烫的热流顺着下体汹涌的溢出来。或许是她太敏感又太激动,易初坐在她的小腹上,也感觉到了她的反常。

"言儿,你这里好像在动,而且下面那里怎么那么湿呢?言儿你尿床了吗?"易初不解的问着,觉得今天的阮卿言奇怪极了,和自己玩游戏还尿床,怪不得脸这么红呢。

"才没有,悠悠不许乱说,我才不会尿床呢,那个只是玩游戏必须的东西。我···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"

"游戏规则是,悠悠可以摸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,进去哪里都可以。"阮卿言极具暗示的说道,可易初却茫然的摇摇头。"可若是我只摸言儿,怎么确定言儿是赢是输?不若这样好了,言儿此刻便是木头人,你动了或出声,便是你输了。"

易初认真的说道,一脸的无辜和单纯,可听了她这番话,阮卿言却是恨不得一口血喷出来。易初是真的傻了吗?为何傻了还会如此认真的玩游戏?只是没等她反驳,易初已经开始了游戏,在自己身上摸起来。阮卿言觉得自己是挖了个坑来跳,她紧紧的攥着床单,水润的眸子看着易初。

易初也不知道是怎么了,她本来只是想玩游戏,可是却觉得这个游戏变得很奇怪。言儿的身体好漂亮,和自己的完全不一样,而且她胸前的两个白馒头好大,让易初看着觉得饿极了。她忍不住伸手揉上去,毫无规则的揉捏着,可即便如此,阮卿言还是被她揉的欲生欲死,恨不得叫出来,可偏偏她又不能喊出声。

"言儿,你这里好大,而且还变硬了。"易初捏着阮卿言的胸顶,认真的说道,见她像是玩上瘾一般不停的捏着自己的乳首,阮卿言不停的深呼吸,下体早就泛滥成了一池温泉。她好想催促易初快点,快点摸其他地方,却又不敢出声,怕自己一旦开口,认真玩游戏的易初就会以赢了告终去找果子了。

易初好奇的在阮卿言身上摸来摸去,一会碰碰她的脸,一会

又回去摸她的胸。感到胸部被揉的发胀发疼,就连腿心都渴望到发疼。阮卿言难受的快要哭出来,可易初偏偏不碰下面,她深吸一口气,咬着下唇的牙齿慢慢松开。

"悠悠···暂停一下···你这样我是不会输的,你要···你要找更有效的方法,找我的弱点所在,比如一些可以进入的地方,那里很脆弱的,那样我就会输了。"阮卿言意有所指的说道,听她这么说,易初好奇的歪着脑袋打量着她的身体,从她的脸看到小腹,再看腿间。见她把视线落在那,阮卿言还主动分开腿,示意她就是这里,可易初却猛地压在她身上,把手指探入她的口中。

"唔···"阮卿言没想到易初会这么做,一时间无语又无奈, 只能呜咽着看着易初。

"言儿说的是这里吗?可是你并没有输啊。"易初不停的用手指在阮卿言的口中轻轻搅动,被她摸着的小舌称不上舒服,可阮卿言却忍不住舔弄起来。

她的小舌缠绕着易初的手指,一圈又一圈的转着,双眸也早就被欲望的水汽熏蒸,变得波光淋漓。易初看着这样的阮卿言,莫名其妙的红了脸。她总觉得此刻的言儿好奇怪,比平时更漂亮了。

易初傻了,同时也忘了过去的记忆,可是她却总是对阮卿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密感。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和阮卿言玩,可是在那么多认识的人里,她只喜欢跟着言儿。这会看到阮卿言此刻的样子,易初只觉得脑袋里晃过一些画面,好像都是自己和阮卿言的,而且她们都没穿衣服,好像也是躺在床上在玩这种按摩游戏,只是自己的手,似乎放在了言儿腿间的地方。

原来,那里也可以吗?易初茫然的呆了一会,随即就把手从阮卿言的口中拿出来。她迎着阮卿言诧异又无比期待的目

光,分开阮卿言的腿。那里早已经泛滥成灾,处处都被晶莹剔透的热液打得湿透,凝上一层水光。看着那两个洞口,易初却犯了难,她不知该进入哪个才是。

下面的太小了,进去可能会疼,这么想着,易初看了眼上面那个还在冒水的,总觉得应该是这个才对。她探出手指,拨开那个湿润狭窄的洞口,直接探了两根手指进去。空虚的身体一下子忽然被填满,阮卿言倒吸一口气,可还没等她好好享受一番,易初居然又傻兮兮的把手指抽出去了。

阮卿言眼巴巴的看着她湿润的手指,恨不得抓着易初的手再 塞回去。

作者有话说: 留言的越多, 我们的飙车就可以越持久哦。 宝宝们, 动起来、(ノマト) (